

試說明君王制度的成因及對以色列人的影響和意義

陳樹培

1. 前言

本文分三個部分闡釋這個主題。第一部分敘述以色列君王制度的成因，概述以民出埃及後，到巴勒斯坦定居，經歷民長時期的醞釀，最後形成以色列君王制度。第二部分會論及君王制度內經歷的三個主要王朝，即撒烏耳，達味和撒羅滿，嘗試探索這三個王朝的發展的模式和特色。最後第三部分會探討君王制度對於以色列人在政治、歷史、宗教、神學、文化和藝術方面的影響和意義。

2. 以色列君王制度的成因

2.1 上主雅威對以民的許諾 — 預示達味君王和將要來的默西亞

以色列民出埃及時，沒有君王，只有民族的領袖。他就是梅瑟。在巴郎¹的第四個神諭中，天主的盟約，預示默西亞的來臨，「有雅各伯將出現一顆星，由以色列將興起一權杖。」(戶 24:15-19) 這是預言以色列將戰勝他的敵人，進入福地，「星」和「杖」是君王的象徵，神諭預示了以色列將要出現一位君王——即指達味，更預表達味之後要來的默西亞。

2.2 以色列十二支派 — 君王制度的起源

以民在曠野流放四十年之久。梅瑟死後，若蘇厄為「雅威」上主所揀選，由梅瑟立為承繼人，於是若蘇厄便成為當時領以色列民進入客納罕地的領袖。以色列民征服客納罕地後，依照上主吩咐若蘇厄的話：按十二支派分配土地。以色列十二支派就是雅各伯和兩個兒

子的後裔。(蘇 4:1-9) 這是以色列民族十二支派的起源，亦是構成以色列君王制度的基本元素。

2.3 以民按十二支派劃分許地 — 以民聯盟的雛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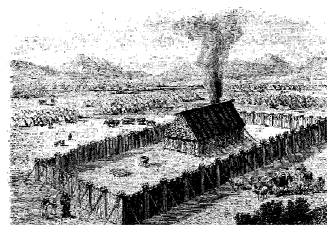
以色列民族大部分的人口和土地都集中在死海以北的地方，南部就只有猶大，是比較大的支派。以色列民族進佔客納罕地，並不是一夜間成事的，而是經過多年的時間，透過多種方式逐漸佔領客納罕地的。大部分是滲透的方式，如替當地人做奴役的工作，與當地人通婚等，最後是透過戰爭的方式完全佔領客納罕地。以民完全佔領客納罕地後，依上主的囑咐，按十二支派劃分許地。



(source/資料來源: Bible Picture gallery)

2.4 以民合一的標記 — 十二支派，會幕和約櫃

每個支派都有自己的土地、傳統和內在組織，它們有不同的人數、財富和自衛能力，有相當高的獨立性。當有外敵，他們便團結合作，但始終缺乏有效的行政聯繫，皆因以色列民當時還沒有一個中央政府或政治性的組織。



會幕 (資料來源: Bible Picture gallery)



Model of the Ark(約櫃) of the Covenant with the winged Cherubim on top, from a model of Moses' Tabernacle in the Wilderness. Model by Bob Jess, photographed by Mr Bates Snr (資料來源: Bible Picture gallery)

¹ 巴郎-參考聖經辭典 214 節

以民當時的合作和聯盟主要在宗教層面上的，只有當他們一起舉行一個宗教儀式時，他們才感受到自己民族的合一性。於是他們非常重視會幕和約櫃，這就成為他們敬畏雅威上主的中央重要記號。這個會幕，就如過去在曠野的時候，是全民族的宗教中心。

所以，以民十二個支派的聯盟的唯一聯繫，便是他們共同對雅威上主的信仰。為以民來說，他們合一的根基也就是信仰的根基。在西乃山，梅瑟立了十二根石柱 (出 24:4)，若蘇厄帶領以色列民過約旦河，也是以十二塊石頭象徵進入福地的以民十二個支派 (蘇 4:3,8,20)。因此，十二支派的合一和團結，為以民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2.5 醞釀中的以色列王朝 — 民長時期(公元前 1200 年至 1050 年)

以色列當時以十二支派聯盟的狀態，聚居在客納罕地。由於散居各地，而且客納罕地還有其他共同生活的民族，以民很快地受到本地多神教的影響，開始崇拜偶像，生活離棄天主。為此，天主不得不懲罰他們，即使本地民族起來迫害他們。幾時他們受到迫害，便想起天主，向天主呼救，天主便選派一位勇士來拯救他們。這位勇士可稱為民長²或士師。然而他們獲救後不久又重蹈覆轍，把天主忘記，敬拜邪神偶像，行邪惡的事，如是，天主又再懲罰以民。這是當時以色列民族和天主之間的一個互動循環的民長年代。自若蘇厄帶領以民進入客納罕地 (公元前約 1230 年)，在其後的一百五十年至二百年間，整個民長時代，以民未度過長時期的平安。

2.6 十二支派聯盟的危機

以民自定居在客納罕後，生活方式轉變很大，由沙漠中的游牧民

² 民長不是人民選出來的領袖，也不是世襲的職位。他們是在以色列民遇到危險時，感受到自己有一個特別的使命。他們以這種精神和熱忱，從所有支派中召集自願軍，殲滅敵人。他們只是局部地區的領袖，未必受所有其他支派以民的尊重。

族，轉而發展農業。支派和支派間在地理上也有很大的距離，因此支派之間的關係不如在沙漠時的密切，也失去了一起響應民長召喚的熱誠。

「當時在以色列沒有君王，各人任意行事。」(民 17:6) 民長記上的記載正反映了當時十二支派聯盟的鬆散。但在另一方面，他們的敵人卻越來越團結，也越來越有組織。在民長期的後期，來自培肋舍特人³的威脅越來越明顯，以民也意識到需要一個君王去領導整個以色列民族，以抵抗外敵。

2.7 以民的矛盾

按照以色列民的傳統和西乃山的盟約，他們必須保留十二支派聯盟的方式，而且他們視「雅威」為他們的「王」。但在實際情況中，他們卻需要一個中央政府——即一個君王去領導所有的以民。但有些人卻認為如果改革以民的組織和制度，很容易會連他們基本的信仰也改掉。這個矛盾早在基德紅時代⁴已經出現，這可視為第一次以民要求設立君王的嘗試。當時由於基德紅在戰事上的成功，以色列民也曾要求他和他的子孫作他們的君王 (民 8:22)。但基德紅答道：「我不作你們的君王，我的子孫也不作你們的君王，唯有上主是你們的君王。」

基德紅的兒子——阿彼默肋客(Ahimelech)⁵的事蹟啟動了第二個設立君王的嘗試。這次事件讓阿彼默肋客做了短暫三年的王。

³ 那時培肋舍特人對十二支派聯盟作出徹底打擊，當時以民很徬徨，採取最後的方法，把約櫃從史羅(當時的宗教中心)也搬到戰場，以為「雅威」會幫助他們應付培肋舍特人，誰知培人仍然大敗以民，連約櫃也奪去了，史羅和會幕也被毀滅了，這次慘敗確實證明了十二支派聯盟已失去效用。

⁴ 基德紅是民長時期的第五位民長(參考聖經辭典 1671)

⁵ 阿彼默肋客是基德紅的兒子，得舍根人之擁護自立為王，是放棄神權政體而推動君主政體的開端。但他只短暫當了三年的王 (參考聖經辭典 1075)

2.8 最後民長撒慕爾與君主政體的成立

以色列的境況到了民長期最後一位民長撒慕爾時，已經到了催生君主政體的臨界點。以民要求一個君王的意願非常強烈，撒慕爾面對一個重要的抉擇。「……但是人們不願聽從撒慕爾的話卻對他說：『我們需要一位君王管理我們不可。我們也要像一般異民一樣，由我們自己的君王來治理我們，率領我們出征作戰。』」（撒 8:19-21）。那時，上主顯示給撒慕爾，提示一個來自本雅明地方的人——撒烏耳將要受傅，領導和統治人民（撒 9:2-10,16,11）。



惟當時的情況並不是一面倒的，那時也有反對立君主政體的意見，認為假如成立一中央的君主政體，這新的改變會和他們的宗教傳統有抵觸，並且會削弱他們與上主雅威的關係。在這個背景中和當時以民的要求下，撒慕爾立了撒烏耳為他的承繼者。

撒烏耳可視為一個民長式的君王。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安排，因為他的職位並非來自世襲，他也不是在一次革命中獲得這職位。（撒 10:19-24）紀錄當時以民的抉擇。「撒慕爾召集人民來到米茲帕⁶上主面前。對以色列子民說：『今天你們拋棄了你們的天主，雖然他從你們一切災難和壓迫中解救了你，你們卻說：不，你該給我們立一位君王！』……撒慕爾就叫以色列支派上前來，……撒烏耳中了籤，……眾百姓就歡呼說：『君王萬歲』」。撒烏耳於是成為以

色列第一位君王，從此，以色列正式進入君主的政體年代，成為以色列民族歷史上的轉捩點。（撒 10:19-24）

3. 以色列最輝煌的君主年代 (1030 - 935)

從 1030 年到 935 年，以色列在政治上被三位國王支配著：撒烏耳、達味、撒羅門。這三朝國王，每人都有自己的貢獻，組織選民成為國家。因這三位國王對君王制度有著較深刻的影响，以下對這三位君王作一介紹和評論。

3.1 撒烏耳 (約 1030- 1010)

3.1.1 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撒烏耳

撒烏耳在公元前 1030 年成為第一位以民的君王，在執政期間，曾有過短暫的團結，應付培肋舍特人的攻擊。撒烏耳對以色列的貢獻在於他善於組織軍隊，成立正式軍隊的核心組織。他挑選勇士作軍人，編練過去十二族沒有的常備軍，設置各級軍官，百夫長，千夫長各類等等精銳部隊。但漸漸地，最後一位民長撒慕爾和撒烏耳便起了衝突，撒烏耳侵犯司祭的職權，擅自祭獻，違反以民傳統宗教禁制，保留戰利品等等。他與民長撒慕爾的分歧日益惡化，其後他更有背離上主的行為，再加上他的兒子依巴耳的短暫稱王，都打擊了以民的團結，最後雙方終於完全決裂（撒 18:10）。

3.1.2 撒慕爾和撒烏耳的衝突

這是君王初期一段混亂的時間，這個局面維持了約 20 年，直至達味稱王。在撒慕爾和以民的心中，君王政體該是神權政體。國家的主人是雅威，撒慕爾傳達雅威的意旨。撒烏耳作為國王的身分，想推行自己的政策，為撒慕爾和以民來說，撒烏耳只履行了一半的責任。雖然以民沒有直接推翻君主政體，或廢黜這並未稱職的君王。在雅威的計劃中，正用另一人去實現自己的計劃。撒烏耳最後與培

⁶ 米茲帕(Mizpah)是本雅明支派的一個城，在民長時代是以民宗教政治中心。（參考聖經辭典 548）

肋舍特人的戰爭中，撒烏耳三子先戰死，他因害怕落入敵人手中，也自殺了。撒烏耳的王朝就此結束。雅威揀選的人達味，繼承了撒烏耳的寶座。

3.2 達味王(約 1010-970)

3.2.1 達味統一猶大和北以色列

主前 1010 年，達味在赫貝龍傳油當猶大王，但當時在聖地內有兩個王國：達味祇領導南猶太王國，北以色列王國仍由另一統治者依市巴耳把持。達味在迎回米加耳之後，慢慢地說服以色列各支派的長老，擯棄前南北衝突的成見，共同選擇他當聯邦王國的領導中心。主前 1003 年，達味成為兩個聯邦王國的君王。「以色列各支派聚集到赫貝龍……他們便給達味傳油，立他為以色列王。」(撒下 5:1-3)

3.2.2 達味王朝建基於納堂先知的神諭上

天主透過納堂先知的神諭⁷ 說明，猶大的王國要統治不同的以色列王國。自從出埃及後，若瑟家族被所選的神恩性領袖領導，如梅瑟、若蘇厄，不同的拯救者——民長，包括第一位君王撒烏耳，如今其神諭將猶大的王國置於領導的王朝制度之下，從今以後，約有四百年之久，猶大王國將被同一個家庭，一個真實的王朝統治。

3.2.3 達味建都於耶路撒冷並將約櫃移到首都

主前 1003-1000 年，達味王遇上困窘的情況，為了能順利領導南北兩個王國，有時要住在南國，有時要住在北國。他為了要解決此兩難的問題，遂佔領客納罕——耶布斯人的根據地耶路撒冷。他選擇耶路撒冷成當聯合王國的首都有心理學與地理學的雙重意義：就心理

⁷ 納堂先知神諭的神學含義。神諭是默西亞觀的起始。「Messiah = 受傳者=基督」，此名稱是指任何一位受傳者的君王，如撒烏耳，或達味。如同納堂先知神諭隆重地宣告，達味王將有永遠的後裔在猶大寶座上，此希望在一位受傳者，在猶大永不死亡的默西亞上，而非主前 587 年，猶大王國滅亡，整個王朝消失而告結束，因此默西亞是永恆的，默西亞的希望從神諭開始。(參考舊約的背景,p.84 傅和德著)

學而言，因為耶京均不屬於南猶大或北以的城市，因此達味既不受南猶太人的譴責，亦不會遭受北以人士的杯葛。就地理學而言，因為耶京恰好位於南猶大和北以色列的中間。

3.2.4 達味建都於耶路撒冷——以色列最輝煌的年代

達味另一重要舉措是將約櫃⁸ 移到耶京。申命記歷史說明達味佔領耶路撒冷之後，立即將約櫃運到新的首都(撒下 6)，因此耶京成為聯邦王國的宗教、政治中心。

達味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君王。他不但是一個勇猛戰士，他也是一個卓越的政治家，他又是一位出色的文學家和詩人，對天主雅威有無可比擬的尊崇和忠誠。達味自 1005 年佔領了耶路撒冷，成為首都以後，便將耶京建設成達味城，開始各種工程，僱用擅長建築的腓尼基建築工程師和大批工人，採用來自各地的建築材料。達味善於征戰和國內的建設，在位期間，鞏固和擴展以色列國的國土，對外對內，政治漸上軌道，建設國家的行政管理和推動公共事業的發展。

達味王的出現，才將各支派各自為政的現象改變，漸漸這混亂的局面重新收拾整頓，終能將南北向來對峙的局面統一。達味王朝興旺的局面一直維持至公元 970 年。在達味管治下，他完成民族的統一，造福了以色列國家的事業，使以色列民族達到最強盛的時代。

3.3 撒羅滿王國的光輝日子(約 970-931)和君主政體的衰落

3.3.1 達味王之子撒羅滿繼位

撒羅滿在公元前 970 年繼承達味的王位，被立為王於以色列和猶

⁸ 約櫃的重要性。就歷史而言，出埃及後，約櫃第一次被保護於本雅明的基耳加耳(蘇 4:18-24)，後來置於厄弗辣因的貝特耳(民 20:26)和史羅(撒下 1:3:3:3)。由此可證明約櫃是若瑟家族的象徵，最重要的宗教寶藏。後來培肋舍特人劫奪約櫃，中斷了此傳統(撒下 4:11:5:1)，達味將之再度運往新的首都，說明若瑟家族、北以色列王國已在耶京了。(參考舊約的背景, p. 81 傅和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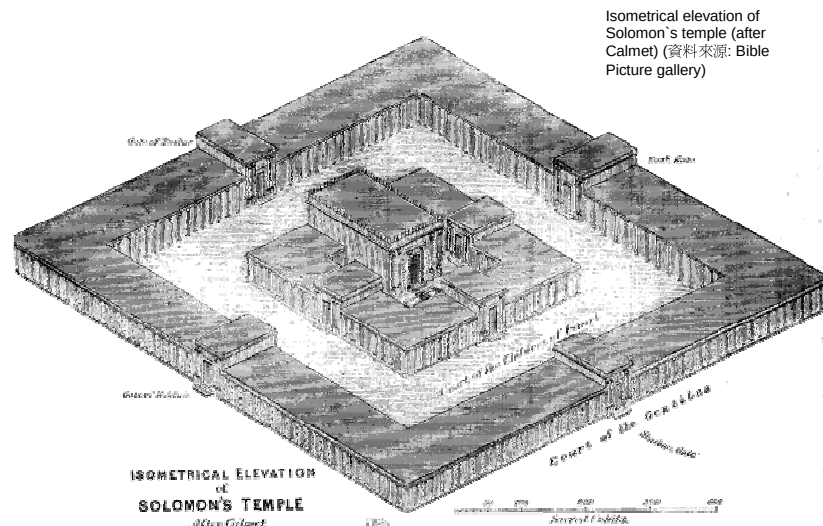
大。他共執政約四十年。列上 1:38-40 是這樣描述：撒羅滿、達味之子，騎著達味的騾子被傅油成為君王。

3.3.2 撒羅滿建聖殿 — 以色列最繁榮華麗的年代

撒羅滿繼續達味輝煌的統治，建聖殿於耶路撒冷，振興工商業。外交和文化都興旺，此時達到以色列民族在政治、宗教和文化上最光輝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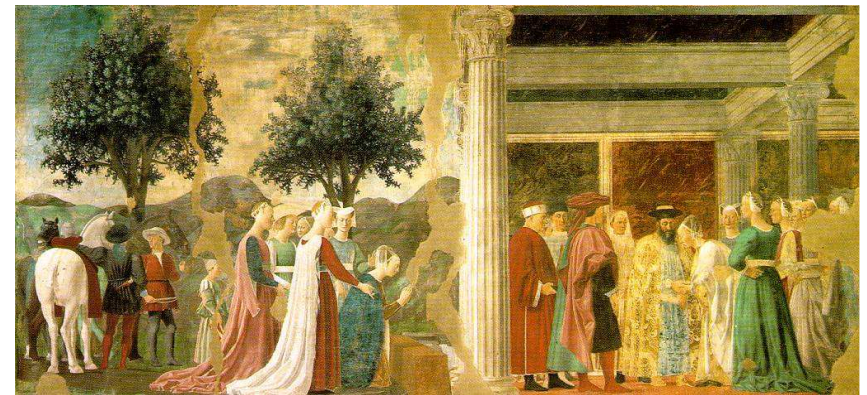
撒羅滿是個聰明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文學家，懂得利用當時的環境，藉著不同的方法與外國保持友好關係。他和別國的公主通婚，例如埃及法郎的女兒，他也和外國簽訂貿易協定，建造船隊。撒羅滿在國際貿易方面非常成功，使國家的財富日益增多，國家的文化和藝術發展也極為輝煌。

撒羅滿建造聖殿、皇宮，海港等，使用大量人力和物力，以致國庫入不敷支，最後被迫向人民賦稅，種下人民對他的不滿情緒。



3.3.3 撒羅滿晚年引入外國的神和文化 — 種下以國分裂和滅亡的種子

成功的貿易，以及和其它國家的交往和接觸，包括舍巴(Sheba)女皇，這樣為耶路撒冷帶來很多財富，但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外國的奇風異俗。在建築聖殿時，他又聘請了很多外國的藝術家來進行建設。這些外來的思想和人物在某一程度上確實污染了以民的傳統和宗教文化，讓撒羅滿漸漸走進敬拜邪神的歪路上，偏離了以民上主雅威的道路，引起以民的不滿和混亂，最後導致以民內部嚴重的分裂。



3.3.4 以民分裂為南北兩國及滅亡

撒羅滿王死後，北方的十個支派和南方的猶大、本雅明支派決裂。自公元前 931 年分裂為南國猶大和北國以色列。在外族日益強大和侵佔下，以民內部分裂和混亂的情況下，北國在公元前 732 年滅亡，而南國也在公元前 587 年滅亡。以民被充軍及散居各處。到此，以色列王朝在中東的歷史上正式劃上句號。

4. 君王制度對以色列民的影響和意義

4.1 政治和歷史方面

4.1.1 君王體制始終和神權中心有衝突 — 以民政治體系的基本缺陷

以民在歷史的發展中，在處於特定的地理環境下，自然產生一個政治環境需要一個中央君主政體來保衛自身的利益，這是一個民族在歷史進程中的一個自然發展。君王制度的確在一段時期確實保證了以民的相對安全，讓宗教、經濟和文化有自主性和積極性的發展。尤其是在達味和撒羅滿統治的八十年期間，因鄰近地方強國埃及等內亂，其他如亞述和巴比倫等國勢尚弱，以色列事實上享有一段非常強盛光輝的日子。但君王制度的世襲性始終和以民的以神權為中心的宗教背景有相當大的矛盾，再加上十二支派有各自的歷史源流，君王體制只能帶來表面的合一，在思想和習慣上，十二支派仍然有很大的分歧。

君王制度始終和神權中心有衝突，這是以民建立君王制度中的一個自然和基本缺陷。只有在宗教層面上和回到古代十二支派的聯盟才能達到深度的合一。

4.1.2 君王體制導致國家的分裂和以色列國的滅亡 — 天主的計劃？歷史的自然進程？

君主政體的成立，是出於天主的計劃，是雅威親自決定的。君王的出現，是環境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求。國君與天主的關係帶給國君明確的責任。國君受命於天主，是天主的代表，以民則期望國君要以身作則，治理國事，和雅威一樣，有類似天主的公正。但以色列國國君並不是司祭，國王既不屬於肋未族，也不屬於傳達天主訓令的先知團體。國王的尊嚴和天主的尊嚴密切聯合後，帶來很大的危機。

梅瑟和民長時代，雅威直接指揮人民。這是絕對的神權制。民眾的領袖不過是臨時的代表，完全聽命於天主。國王出現後，性質改變了。這是一種神祕的，神權的君主政體，但依舊是君主政體。國王在人民前，是天主的代表，在天主前是人民的代表，國王分享天主的尊嚴。聖詠 47:7 用天主二字稱國王。國王雖則受到祝福，依舊是血肉的人。當國王的血肉之性和超性使命一旦起了衝突，後果便嚴重了，直接給國家帶來叛變與分裂，最後更要步上滅國的命運。

國王建立了聖殿，但梅瑟時代有聖殿嗎！簡陋的帳幕似乎比金碧輝煌的宮闕更純潔？當撒羅滿王朝的以民看見帶著外教色彩的隆重典禮，看到外來的奢侈品，便念念不忘古代遊牧生活的理想，不安的情緒便由此產生，以民更不滿日增的賦稅。

撒羅滿時代，興建聖殿，大興土木，國王和上層社會過的是奢華的生活。貿易和文化雖然猛進，但貧富的距離卻急劇增加，種種成因成為國家衰亡的先兆。王室的集權中央，和過去十二族各自為政的傾向抵觸，國王未能平息不安，疏導不同利益和意見，再加上王朝家族內部的紛亂，一切都預示十二族的分裂危機和以民步上滅國的命運。

君王的一段歷史孕育了以色列國，君王制度曾一度有效團結了以民在一起，締造了以色列一段繁盛光輝一頁，但最終要步上分裂和亡國的命運。這是天主的計劃？或是以民歷史進程中的自然發展和必然結果？在以民上主雅威的計劃中，以民的聚散離合，達味之子耶穌的降世，以國的滅國和再建國，又是否是天主為普世人類所開展一個更宏大的計劃的序幕呢？

4.1.3 以民心目期待的君王 — 默西亞

以民極其緬懷君王時期的光輝歲月和它為以民帶來光榮的歷史。自

以國滅亡後，他們便期待有另一君王、另一強有力的拯救者的出現，好像達味王一樣，重振以國的光輝歲月。這是一份永久的期待和希望，以至耶穌基督在以民的歷史中出現時，他們也未能察覺耶穌基督作為人類救主「默西亞」，天上君王的身份和角色，已經在以民的歷史滿全了。直至現在，以民仍然等待他們心目中的默西亞。

4.1.4 以民強烈信仰的意識 —

罕有地維持以民族的生命力

在政治方面，以民的君主政體也像其他國家一樣，在歷史洪流中有起伏興衰、分裂和衰亡。南北兩國分別在公元前 732 年和 587 年滅亡。以民的君主體制亦正式畫上句號。至此以民在政治上已沒有國家，國民散居各處，或被其他民族統治，直至二千多年之後，在 1948 年才正式在客納罕地復國，恢復一個國家的身分。環顧世界歷史的各個種族，國家滅亡之後兩千多年而仍能夠整合，重新建國，是一個非常罕見的例子。支持以民國家的已不再是一個君王或具形式的體制，而是以民在宗教上對上主雅威的盟約的嚴格遵守。以民以其強烈的信仰、生活習俗、敬禮和生活傳統維繫散居各地的族羣，這份合一和團結表現較諸一個具形式的國家還具生命力。

4.1.5 君王制度產生的政治家和智慧 —

統以民並影響普世

達味和撒羅滿是出色的政治家。達味建都耶路撒冷，在歷史上正式確立此地為以色列的首都，亦是以民心目中的家園、宗教和聖經的所在地，為凝聚整個以色列民族作了很大的貢獻。撒羅滿承繼達味的位置，影響以民深遠的地方是他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聖殿，這使全國對敬禮天主統一化，為凝聚以民的宗教力量作了最大的貢獻。達味和撒羅滿開創賢明的君王的先河，他們兩人雖有過犯，但不失他們人格的完整和高尚，且忠於以色列上主雅威。他們都是精明正直的政治家，達味善於征戰，撒羅滿則精於外交，他們不忘職權，秉

公行政，謹慎決斷。這份君王權能的特色一代傳一代，影響著以色列人，孕育了以色列人統治和管理的智慧，讓以色列人無論在日後面對多麼艱難的日子（充軍及至日後散居世界各地多年）的境況中，也能發揮這方面的才幹。

4.2 宗教和神學方面

4.2.1 達味王朝是耶穌基督贖世的預像

達味的王朝及整個以色列君王的形成都是基於納堂先知神諭上。達味王和他的後裔是天主的受傳者，直至耶穌基督，他是永恆的默西亞。列上 1:38-40 描述撒羅滿、達味之子，騎著達味的騾子被傳油成為君王。一千年後，達味之子默西亞耶穌基督、受傳者，騎著驢子榮進耶京，群眾夾道歡呼「賀三納，達味之子」。(瑪 21:1-11) 從神學的角度看，達味及整個以色列的王朝成了耶穌基督贖世的預像，是默西亞觀的起始。

4.2.2 以色列的君主體制是預示基督宗教的大公理想的背景

達味一統以色列民族，建立君王制度，是日後基督宗教的普世和大公理想的一個神學預像。「我要使他們在那地和以色列山上成為一個民族，他們有一位國王，不再是兩個民族，不再分為兩個國家……我的僕人達味要在他們的國王，他們全體只有一個牧人：他們要遵行我的法律，遵守我的誡命，且一實行。」(則 37:22,24) 此可視為第一個「大公主義的經文」。則 37 的大公理想和若 4:10,17 所指耶穌基督身上的合一實現，均可回溯到主前 1003 年，達味一人統治兩個王國的背景。

4.2.3 達味王讓耶京約櫃團結了世代代的以民 — 整個救恩歷史的焦點

達味將約櫃移往耶京，這是最重要且深深地影響日後宗教的發展。

因為天主的約櫃是聯繫南猶大北以兩個王國的教會，亦象徵天主在百姓中間，並導向一重要的結果，就是日後耶穌降生成人，真天主在我們中間，祂將完成、實現祂的逾越奧蹟，因此整個救恩歷史均在達味興建的達味城即聖城耶路撒冷首先出現。

4.2.4 撒羅滿王建的聖殿永久維護了以民的信仰

在君王體制與及和平興盛的環境下，耶路撒冷建立了以民夢寐以求的聖殿，安置了以民認為非常重要的會幕和約櫃，讓以民在宗教敬禮上有了永久的依托和標記，對以民維護自己的信仰有了無可取代的意義。

聖殿的歷史與神學對以民非常重要。撒羅滿王的聖殿與其他合法的聖所如舍根、貝特耳等，顯得格外的重要，因為至聖所內供奉天主的約櫃。主前 622 年，約史雅王頒佈禮儀集權法律於耶京，規定唯有撒羅滿的聖殿是唯一合法朝拜獻祭的地方。

4.2.5 對上主雅威的信仰更趨堅固

以民曾經擁有過輝煌的君王統一年代，生活反而腐化和敗壞。但自從南北國分裂，最後被充軍及散居各地的日子中，以民反而緬懷昔日的日子。先知在那時期的出現，更固守了他們的信仰，他們不能忘記上主雅威對以民的盟約、許諾和期望。是這一份信念和期待在精神上團結散居各處的以民，使他們更珍惜自己的文化、習俗、傳統和宗教信仰，更加生活出十二支派聯盟時的精神。所以在以民沒有國家的時間，他們在精神上反而更加團結和合一。以民永遠在失望中期待一位新君王的出現，像達味一樣，帶他們脫離困苦和罪惡。

4.2.6 默西亞論的產生

若從整個救恩史的角度看君主體制的歷史，上主是透過這段歷史啓

示以民將要來的默西亞，亦是默西亞論⁹ 的產生。在整個舊約過程中，正如前文所提及，天王與選民以色列的關係是在一個循環的模式中：天主安頓以民，讓他們平安生活，不久後以民犯罪，遠離天主，天王於是懲罰他們，他們呼救，天主再俯聽他們，拯救他們平安生活……，以民又在犯罪……，天主又再拯救。

舊約的作者無不以達味君王為中心，暗示和預言未來的默西亞。在達味君王時代，納堂先知作了非常具體的表示。達味的王國從此是「永遠的」，即使他的後繼人中不少是不恰當的，但其王朝仍不會滅亡，直到有一位更偉大更理想的「達味」——默西亞，來建立上主理想完美的王國。(撒下 7)

日後，無論新約或舊約的默西亞論，都以此納堂神諭為出發點。一般學者都認為，達味所建立的王朝是默西亞主義的開端。新約時代作者們的注意力雖集中在基督身上，但特別強調耶穌按血統是「達味之子」，他繼續及完成達味的工程。耶穌後來傳教時所說的「天國」，若沒有達味王國在先，也難使當時的人了解。達味的王國將要在耶穌身上實現，天主透過耶穌的生活、宣講、死亡和復活，向以民作了最清晰的啓示，天國已臨現人間。耶穌基督就是先知、大司祭、人類的審判者和永生的「君王」。這君王有了新的意義，已經從君主體制認知中的「君王」，轉變成為普世人類的救主——默西亞。

4.3 建築、文化和藝術方面

4.3.1 達味城和聖殿推動建築技術和其他藝術的發展

達味和撒羅滿君王的時代，享受長達八十年的太平繁榮，造就了建築、文化和藝術的發展。達味建築了達味城（即耶路撒冷），除了

⁹ 默西亞論或默西亞主義是一種與思想相連的期待，即叫世人常常期待更好日子、廣大的幸福、平安的時日。舊約中默西亞便是「上主大日子」的觀念（參考聖經辭典 2500(2)）。以色列所期待的默西亞，不只是救人脫離生命的災禍，而是救人脫離罪惡和道德上的缺失。

濃厚的宗教意義外，還讓建築業有所發展。到了撒羅滿，他更是一個天才的文學家、藝術家和建築家。他在政時，大興土木，興建聖殿，極盡其奢華，故用大批的外邦人，為當時的建築藝術，留下光輝的印記，並影響後世。

4.3.2 君主政體推動了智慧文學的形成，是文學的搖籃

達味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和文學家。達味的聖詠正表露他是才華橫溢、堅守信德、敬畏天主的偉大君王和先知。撒羅滿也是一位智慧過人的天才君王。他著有很多有關植物及動物的著作，著有多篇箴言和詩歌。撒羅滿在位時招攬不少外邦女子，她們來時，帶著大量的書籍和各種資料，因此為耶京的文化加添了動力和新文化的元素，產生出「撒羅滿的啟蒙年代」，亦為日後智慧文學的發展埋下文化的種子¹⁰。兩位雄才大略的以色列君王為以色列民留下很豐富的文學和藝術的資產，對日後以色列文化的發展產生積極和深遠的效用。

雖然早在君王政體之前幾百年，以色列已有文字，但那時候文學上的傳授都是靠記憶來傳遞。雖然在君王政體的作品，並不是全部是新的創作，而是在以色列中以口傳形式流傳了幾百年，到了君王政體和平的環境中，才結晶為文字的紀錄。一般相信，在撒羅滿時代，智慧文學在以色列大放異彩是很可能的事。毫無疑問，從君王時代開始，智慧已經是以色列文化的一部分。達味和撒羅滿執政期間，國泰民安，國際間的通訊和交往良好，助長了智慧教導的傳播¹¹。

這份智慧和文化的遺產，並不隨著南北國滅亡而消失；相反，充軍巴比倫，給以民帶來新的衝擊、新的經驗和新的思想。在充軍時，以民思考的是與個人有關的問題：為什麼要遭遇充軍的侮辱？為什麼

¹⁰ 參考舊約背景－傳和德著(101頁)

¹¹ 參考以色列的歷史和宗教－第七章。

麼有痛苦？若痛苦是罪惡的懲罰，我既沒有犯罪，為什麼我也要受苦？為什麼有生死？生命和死亡的意義為何？怎樣獲得智慧處理世事和了解人？智慧文學少提天主在以色列歷史中的事蹟，例如出谷、西乃山盟約等，卻集中探討今天活著的我。從天主是創造者的角度，教導人有關天主的工作以及它對世界秩序的安排。聖經中的書卷包括：各卷智慧書：箴言、約伯傳、訓道篇、和次經中的智慧篇和德訓篇，部分聖詠等¹²，智慧文學為以民開拓一條較開放的思想領域和道路。

4.3.3 智慧文學成了普世的幅度

以色列君王制度的意義亦在於它的普世性。君王制度孕育了智慧文學。智慧文學有著普世的幅度和價值。它的對象不單是以民族，更是為整個人類。智慧文學並不是以教理神學為出發點，多論及倫理和道德。因著以民充軍及散居各地的經驗，智慧文學的產生包括了埃及、亞述、巴比倫和希臘豐盛文化的結晶。從啟示的角度看以民的歷史，在每一個以民的歷程中，包括君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天主為啟示自己給人類整個普世救贖的工程中，我們實在驚歎天主上智的計劃和美妙的安排。

5. 總結

5.1 以色列民族由梅瑟帶領出埃及，在若蘇厄的領導之下，佔據了聖地巴勒斯坦。但是距離以色列民族的完全統一仍然相去甚遠，各個支派仍然劃地而居，有自己的組織，自己的傳統以及自己的家族政權。其後有民長的出現，但這只是在一個或數個支派受到外來勢力的侵略的時候，才出現的，是有時間及地區性的，不能算是一個國家的統一，更沒有政權可言。隨著歷史的演進，以民也感覺到需要團結建立自己的國家，尤其需要團

¹² 參考以色列的歷史和宗教－第七章。

結來抵抗外敵的侵襲。在歷史的一刻，當以民受到培肋舍特人猛烈的攻擊，大敗以後，連約櫃也落入敵人的手時，連被視為宗教中心的史羅也完全被破壞，這份沉痛的慘敗、失落和侮辱令以民覺得實在有迫切需要更緊密的團結一起，共同建立一個國家和建設君主政權。

5.2 撒烏耳對以色列的貢獻在於成立了君主政體，建立正規軍隊，團結了分散的十二族，避免了對天主的敬禮分化的危機，並重新將梅瑟的傳統接聯。達味繼承撒烏耳的功績，進一步鞏固國家，完全統一南猶大和北以色列。達味建都耶路撒冷，並將約櫃移到耶京，給國家統一事業加上一種最明顯的標幟。達味的兒子撒羅滿繼續其父輝煌的成就，撒羅滿建聖殿於耶京，推展外交，發展商旅貿易，鼓勵文化交流。以色列國在達味和撒羅滿兩位智慧過人的賢君領導之下達到輝煌的狀態。可惜以色列民重視的神權的中心和君王制度始終有矛盾，再加上撒羅滿過份擴張國力，賦稅大增；文化交流又污染以民嚴守一神的宗教傳統，在撒羅滿的晚年，甚至背離上主雅威的道路，最後導致民族分裂，直到南北國的全部滅亡。

5.3 以色列的君王制度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不但在一個歷史進程中凝聚以色列人，這個國家及其制度對以民不但在政治、歷史、宗教傳統、神學發展、民族利益、文化和藝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且有其普世的深遠影響。以色列國的人雖然飽受亡國之苦多年之久，國民散居世界各地，他們對宗教的執著和熱誠，讓他們更加能夠團結在一起，成為世界上最特別的民族。以民的宗教——他們的上主雅威現在已成為普世的宗教。以色列的君王制度準備了耶穌基督君王——默西亞的來臨。默西亞論的產生，就是建築在以色列民族這一段君主體制的歷史上。

參考資料

1. 《聖經辭典》，思高聖經學會，2004
2. 傅和德，《舊約的背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神學教材 2），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94
3. G. W Anderson, G.W. (宋蘭友譯)，《以色列的歷史和宗教》，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90
4. Mgr. Enrico Galbiati，(常祈天、陳思宏譯)，《天主的盟約，現代圖文舊約中的救恩史》，光啓文化事業，2007
5. 《救恩史，從耶穌到亞巴郎》，編著及出版：「示」編輯委員會，1987
6. Daniel-Rops，(戴業勞)，(周納爵譯)，《歷史叢書之一舊約以色列民族史》，光啓出版社刊行，1957
7. Wikipedia 網上維基百科